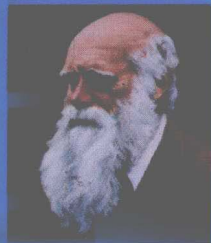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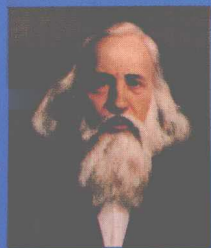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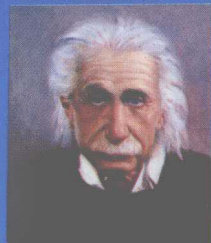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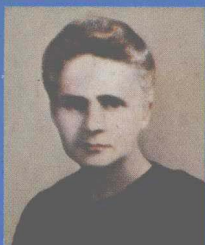


ZHONGWAI MINGREN GUSHI CONGSHU

中外名人故事丛书

外国科技名人故事



- 居里夫人
- 牛 顿
- 爱因斯坦
- 门捷列夫
- 达尔文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中外名人故事丛书

外国科技名人故事

《中外名人故事丛书》编委会 编

《中外名人故事丛书》编委会 编

《中外名人故事丛书》编委会 编

《中外名人故事丛书》编委会 编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外国科技名人故事
《中外名人故事丛书》编委会 编

※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小乘巷4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 1/32 13.5 印张 237千字 2插页

1991年3月第一版 1992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31501—37000册

ISBN 7-80037-506-4/G·325 定价：8.00元

目 录

居里夫人的故事	1
牛顿的故事	95
爱因斯坦的故事	169
门捷列夫的故事	267
达尔文的故事	335

居里夫人的故事

林 晓 编著

一、一个哭泣的女孩

玛丽·斯克罗多夫斯卡·居里夫人，这位非凡的女性两次荣获诺贝尔奖，为人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她以辉煌的一生，矗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，令万世景仰。但是，当我们追溯她的生命历程时，首先映入眼帘的竟是：一个受到屈辱的小女孩，正哭泣着迎面扑来……

阳光苍白而乏力，瘫泻在窗外铺满积雪的草坪上。

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几只自由自在的麻雀叽叽喳喳，显得有点过份地喧嚣。

高高的窗户内，25个女孩子正专心听课。她们最大的12岁，最小的10

岁。

最小的那个女孩名叫玛丽，此时正坐在第三排靠近窗口的位子上。

这是一所奇特的学校。它教导学生去做政府不允许做的事，并教会她们怎样来巧妙地掩饰这些行为，怎样作假来瞒骗局外人的眼睛。

玛丽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家伙，自然干这一套比别的女孩更拿手，她时常得到老师们的赞赏。

当然，所有的学生对这一套都学得很卖力，因为学会了这些东西，她们便可享受特殊的教学内容了。

此时，她们上的正是这么一堂神秘而又富有刺激性的课。它所讲授的内容是政府当局严令禁止的，甚至它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允许的。

25 个小女孩瞪大了眼睛，竖起耳朵，在聚精会神地捕捉老师的声音。讲台那边发出的每一句话语，都使她们感到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但是，在她们心中又笼罩着一种恐惧。因为事情一旦败露，她们可全要被警察抓走。

这位胆大包天的女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些什么违法的东西？

她所讲的是这个国家的历史，使用的语言是这个国家的母语——波兰语。

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。

但是，这是在 1877 年波兰的首都华沙！这是一群已作了亡国奴的人们！

当时的波兰已被沙皇俄国侵占，它被迫划入了俄国的版

图，成了俄国的一个省。在凶横的入侵者的蹂躏下，波兰人不允许学波兰文和波兰历史，而只能学俄文和俄国历史。为了对付波兰人民的反抗，为了强化统治，沙俄当局在学校里派了督学，随时监视师生的行为。

这门历史课，正是爱国的教师们不顾生命安危，偷偷给孩子们讲的。

“玛丽，请你讲讲波兰国王史坦尼斯拉斯·奥古斯特的生平。”

小玛丽在班上不但是算术、语文、外语等课的学习尖子，而且也是这门历史课的尖子。因此，每当有难度较大的提问时，老师总爱叫她来回答。

“他于1764年当上波兰国王”，玛丽站起来回答说，“他是一个聪明和有教养的国王。他了解波兰衰弱的原因，想努力克服那些弊病，使祖国强盛起来。但不幸的是，他缺乏治国的勇气……”。

此时小玛丽联想到祖国的衰亡，想到沙皇俄国对波兰人的欺凌，心中涌起一阵哀伤，她停顿了一会儿。

老师用赞许的目光注视她，鼓励她继续回答下去。

突然，一阵铃声传来。

这是她们最担心、最恐惧的声音。它是由校门口发出的危险警报。

女教师和25个学生迅速行动起来。她们把所有的书本收拾好，堆放在指定的5个女孩的围裙里；这5个女孩兜着书本飞快地向寄宿生宿舍跑去，把书本藏好后再飞快地跑回来。

这一切做得悄然无声，看来她们的确已训练有素。

教室的门被推开了。一个高大肥胖、脸庞油腻、头顶光秃

的俄国男人走了进来。他便是来学校检查工作的督学先生。在督学身后是脸色苍白的女校长，因为她正为没有成功地拖住督学进门的时间而惶恐。

督学先生透过金丝眼镜冷峻傲慢地扫视着教室。他看到女学生们正在埋头做针线活儿；在每张课桌上都堆放着布头、针线、纽扣。

他掀开一个学生的桌面，抽斗里什么也没有，空荡荡的。

他又瞥了一眼教师的讲台，在那里摊放着一本敞开的俄文书。

唔，看来一切都很正常。

其实，有5个小女孩正浑身冒着汗，并还在微微喘气。不过，这位粗线条的俄国人是不会去注意的。

女校长的脸上恢复了血色，并泛起了一丝微笑。她汇报说：

“督学先生，她们正在上缝纫课，每周两小时。”

“这节课是学锁扣眼”，女教师补充说。

“她们干活儿时，你朗读吗？”督学转向女教师问道，“那本是什么书？”

“克雷洛夫寓言。我们今天才开始读。”

督学先生对这本俄国书当然十分熟悉，他对女教师微微点了点头，表示了他的认可。

全班学生已停下了手中的针线活儿。此时，她们必须等待恭听督学的训话，即便他是胡言乱语，也要遵从执行——这就是亡国奴的准则。

女学生们心底蕴积着仇恨，但她们一张张脸上却显得那么虔诚和驯服。

督学先生看到这一切感到非常满意，自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管理有方。他体味着自己的权势和威严，内心泛起一种满足感。

当然，这点小意思还是不够的，他还要再发挥一下。

“叫起一个学生来回答我的问题”，他向女教师命令道。

25个女孩子顿时紧张起来。

“哦，上帝，求求您，千万千万别叫到我！”每个女孩都在心中默默祈祷。

女教师却松了一口气，因为她可以选一个不会出漏子的学生来回答。

她的目光投向了玛丽。

“玛丽·斯科罗多夫斯卡，你站起来回答。”

玛丽顺从地站了起来，她感到自己在微微颤抖。她努力克制着。

“说，自凯瑟琳二世以来，神圣俄国的皇帝都有谁？”督学大声问道。

“凯瑟琳二世、保罗一世、亚历山大一世、尼古拉一世、亚历山大二世。”

玛丽十分流利并用地道的俄语背了出来。

这孩子的俄语怎么说得这么好？唔，她也许是在圣彼得堡出生的。自负的督学想道。

“你是在俄国出生的吗？”

“不！我是在华沙出生的。”

督学先生扫兴了，马上厉声问道：

“俄国皇族成员的名字和尊称是什么？”

“皇后陛下、太子亚历山大殿下、大公殿下……。”

“尊称皇帝什么?”

“陛下。”

“我的尊称呢?”

“阁下。”

一连串紧迫的提问,玛丽都对答如流,但是最后一个提问却使她愣住了。

“谁是波兰的主宰?”

玛丽的脸色发白了,她开始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。整个教室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快说,谁是波兰的主宰?”督学加重语气又催问了一遍。

玛丽仍然没有回答。

督学回头怒视着校长和女教师:“你们难道没有告诉过学生,俄国最神圣的人是谁吗?”

校长和女教师的额上渗出了冷汗,惊惧地半张着嘴,说不出话来。

其他 24 名女孩的心也都紧张地提着。

这时,玛丽突然低声说道:

“是全俄罗斯沙皇,亚历山大二世陛下。”

督学满意了,终于结束了提问。他神气活现地转到下一个教室去了。

“玛丽,来……”女教师抑制不住情感,激动地叫着。

玛丽离开座位,向前扑去,伏在女教师的身上抽噎着哭了起来。

这时,她才真正像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,那么娇小,那么脆弱,那么需要保护。

被迫在俄国督学面前卑躬屈膝,这对倔强的玛丽来说,是

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。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，她始终没有忘记过这一屈辱。

只有祖国的强盛，人民才会幸福。

如果沦为亡国奴，太阳便不再温暖，月亮便不再明亮，在你的生活中，只有耻辱、耻辱、耻辱！

二、死神投下的阴影

死神无情地降临在玛丽家，夺走了大姐和母亲的生命，使她感受到了生死离别的悲哀，在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一片阴影。这阴影同时也笼罩着她的民族和国家，掠走了她快乐、幻想和生活的温馨。她看到了生活是残酷的，对于个人、家庭、民族、国家，都是残酷的。

还在很小的时候，有一个疑问便时常困扰着玛丽——妈妈从来也不吻她。

还在很小的时候，玛丽的心中便装着一个彩色的梦——拥有一个妈妈温柔而香甜的吻。

她是多么爱自己的妈妈啊！

但是，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实现的梦。

在她稍稍长大后，她知道了那个答案。此后，一种新的悲哀与不安又堵塞了她的心。

原来，在她还未出生时，妈妈便患上了肺结核病。这是一种传染病，在当时人类还未寻找到彻底医治的良方。

妈妈等于已被病魔无情地判了死刑。

病魔每日都在残忍地一点一点吞噬妈妈的生命。为了不把这可怕的病传染给孩子们，她不但不能吻她们，而且吃饭时也只能使自己专用的餐具。

玛丽的母亲曾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。她美丽、善良、气质高雅，具有很好的修养。后来她辞掉了工作，在家料理家务，照顾5个孩子的生活。每天她是家中起床最早的一个，在操持家务的空闲，她便拿起针线为孩子们缝制靴子。在玛丽以后的记忆中，童年最美好的时光便是坐在父亲膝头，静静地看着妈妈穿针走线。

妈妈不露声色地带病整日忙碌，她衣着整洁，从不忧郁，很难看出她的身体正日益衰弱，病情已渐渐加重。由于劳累和病痛，一到夜间，她的卧室内便传出一阵阵无力的干咳声。这痛苦的声音，每一声都揪扯着家人的心。在这个家庭晚上的祈祷中，孩子们都要重复一句：请上帝保佑妈妈早日恢复健康吧！

妈妈的病情却终于恶化了。

医生劝她去疗养，这在当时是唯一能减轻病痛的方法。几经磋商，最后决定由大姐索菲亚陪妈妈到法国的尼斯去养病。

临行时，母亲搂着心爱的小女儿说：“玛丽，不要哭了，妈妈身体一好些就会回来。”

然而，妈妈回来时，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。

一年未见，她竟变得那么消瘦、憔悴，致使玛丽不敢相信，眼前这个人就是她那美丽高贵的母亲。

从此，玛丽一家便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中，父亲日日愁眉紧蹙。

玛丽的父亲曾留学俄国，回国后在华沙的一所中学任教，后来升为副学监。他是一位正直、忠厚、勤勉的知识分子，也是一位爱国人士。有一次，当他看见俄国督学无理地指责一名学生，说他作文中有“波兰性语句”时，忍不住辩护说：“督学先生，如果这个孩子写错了，一定是因为疏忽。您写俄文时也可能写错，但我想您和这孩子一样，决不会是故意的。”

这种话是显然会得罪督学大人。

一天，在他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公函，函中写道，撤销他副学监的职务，减少一半薪水，并要立即从学校提供的住所中搬出去。

玛丽一家又陷入了经济拮据的困境。这一年玛丽6岁。

养活一家人和筹措妻子的医疗费已使父亲难以应付，然而一个倒运的亲戚又拉他去做一项冒险的生意，结果使父亲丧失了全部的存款。没办法，全家只得搬入一所更廉价的住宅，并招收了十几个寄宿学生。这些寄宿生除供他们食宿外，父亲下班后还要指导他们课外学习。虽然这样能增加一些收入，但家庭温馨的气氛却被破坏了，永远是吵吵闹闹的，象一个喧嚣的磨坊。

然而，恶运却仍不放过这一家人。

1876年1月，玛丽8岁时，有一个寄宿生患了斑疹伤寒，并传染给了大姐索菲亚和二姐布罗妮亚。

这是一段令人可怕的日子。

在家里，一间屋内传来母亲竭力压住的阵阵咳嗽声；另一间屋内，两个姐姐发着高烧，在颤抖地呻吟着。

一个星期三的早晨，父亲默默地把玛丽和另两个孩子带到了大姐的房间。二姐已被抱到另一间屋中去了，床上只躺着索菲亚一人。

索菲亚瘦骨嶙峋，面色惨白，失去血色的双唇紧紧闭着。她穿一身纯白的衣裳，双手交握在胸前，笔直地躺在床上。

背后传来父亲沉重而沙哑的声音：“索菲亚已经离开了我们，向她告别吧。”

泪水糊住了玛丽的双眼。她简直不敢相信，最疼爱自己的大姐，会讲许多故事的大姐，会唱许多歌谣的大姐，就这样死去了，永远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姐姐的尸体被放进了棺木，玛丽把一束白花和一个最喜爱的布娃娃放了进去，她失声痛哭起来。

索菲亚出殡那天，天空浓云密布，一片阴霾，刺骨的寒风凄厉地刮着，玛丽穿着一件黑色的丧服，由父亲牵着跟在灵车后面。正在恢复期的布罗妮亚伏在床上哭泣，母亲也因病势太重不能出门。玛丽在送殡的行列中回望，只见身着黑衣的母亲正伤心地擦着眼泪，从一个窗口移到另一个窗口，目送索菲亚的灵柩离去。

这一幕景深深地刻在了小玛丽的心头，她第一次尝到了生死离别的悲哀。她认识到生活的残酷，它所能给予人的欢乐是多么稀少，多么可怜啊。

此后的两年中，这个不幸的家庭不但未能摆脱噩运，悲哀的阴影却愈聚愈浓。母亲的病依然毫无好转，那刺痛入心的咳